



埃及  
短篇小說集

# 埃及短篇小說集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兼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發行

\*  
書號 727 字數 132,000 版本 787×1092 約 1/32 印張 2 9/16 檢頁 2

1957年7月北京第1版 195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7500 冊

定價(6) 0.65 元

## 目 次

馬赫穆德・台木尔：

紙皇冠.....	1
納德日雅.....	9
薩比哈.....	16
阿法拉赫教長.....	27
二路電車.....	39
中立.....	52
謝依得教長.....	56

依莎・烏別伊德：

乡村的悲剧.....	93
依赫善太太.....	111

安特・阿什沙琪：

她們想培养一个男人.....	120
----------------	-----

阿勃都拉哈曼・阿什一莎爾卡維：

曼苏尔先生和他的女兒.....	127
-----------------	-----

尤苏福・賈夫哈尔：

野猫	146
泥潭	154
爱情战胜死亡	169
尤苏福·伊德里斯：	
一角花畦	179
五个鐘头	189
馬赫穆德·巴达維：	
真正的男人	203
可怕的时刻	220
馬赫穆德·塔西尔·拉申：	
恭順室	227
譯后記	239

## 紙 皇 冠

馬赫穆德·台木尔

呵，檢察官先生，你是問我为什么要杀害查希爾先生嗎？……我沒有杀害他，我从来没有起过这种念头。別人說我杀害他，那是在欺騙你。不过，我跟誰也沒仇沒恨，沒人会誣告我。說我杀了人，誰能做証呢？說我犯了罪，这实在不公道……大家都知道，我真誠地敬愛查希爾先生，他是我們戲班的領導人，我在他的戏班里干了二十多年了。我一向很尊敬他，我感謝他对我的关怀和照应。他喜欢我，他重視我的天才，賞識我的能力。在我們演員当中，有誰能否認这一点呢？先生，你再审問審問他們吧！他們一定会明白自己的錯誤，承認自己說謊的。

为什么我要杀害查希爾先生呢？

怎么能够向我提出这样的問題呢？我走起路来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踩死一只螞蟻，或是踏碎一个甲虫！我覺得再沒有比伤害生灵更可怕的事情了，如果我踩死了那些昆虫，我的心里就会很难过。真的，再也沒有比伤害生

最更可怕的事情了！就是在舞台上，我也討厭杀生；由于我非常討厭杀生，同事們一向認為我是个善人。在分配角色的时候，我总是竭力爭取扮演一位仁慈的皇帝。我扮演这个角色已經博得觀眾一致的贊賞……这是当然的道理。因为我并不是在扮演皇帝，也不是在模仿皇帝；皇帝这个角色就是我的生活，就是我的本性。

相信我吧，檢察官先生！我不是杀害查希爾先生的凶手。假如你認為我是凶手，因此要來審訊我的話，那么我就只好把我的生活、我和查希爾先生和他的戏班的关系，一五一十地講給你听。

二十年来，我一直扮演着仁慈的皇帝这一角色；二十年来，我一直生活在彩柱描金的华丽王宮里。我坐的是龙墩，戴的是綴滿珍珠的皇冠。我穿着綢緞的和天鹅絨的龙袍，侍童在后面提着袍襟。二十年来，我一直在大張盛筵，用高貴的器皿进餐，用晶瑩的大杯喝酒，把金幣撒給我的臣民。

不錯，先生，我的宮殿寶物都是用紙和白鐵做成的！但是，不論哪一個皇帝或是蘇丹，都沒有在自己的宮殿里象我这样享过福。我現在流的眼泪，不就可以証明我有过这些宮殿嗎？檢察官先生，要是有人給你十吨純金，可是叫你搬到荒野里去住，你会觉得怎样呢？要是有人把你連同你的金子放在一个沒有生灵的地方，你会觉得怎样呢？那时候，难道你还需要这样多的財富嗎？你要財富

有什么用处呢？我觉得紙和白鐵比所有这些黃金貴重得多，因为我在自己的宮殿里可以享有皇帝的威严和苏丹的权柄。

請你老实相信我的話吧。先生，我可以向你起誓，当我离开御膳桌的时候，我觉得比那些在招待宴上大吃大喝的人們还要飽！直到現在，我还感覺到人們用鑲嵌宝石的金樽給我所斟的远年陈酒的热气和芳香。

当我赦免一个被劊子手押往刑場去的罪犯时，我的心里会感到無限的欢喜。罪犯会用充满幸福的眼光看我，接着便俯伏在我的脚下，叩头謝恩。这种場面常常使我的心跳动，使我眼里流出泪来。

檢察官先生！請允許我揩去自己的眼泪吧。請你看在真主的分上，千万别笑話我。我的确享尽了帝王的一切富貴荣华。滿朝文武穿着华丽的服装，到我面前跪下，表示至上的恭敬——难道我能忘得了嗎？一些絕色的歌女和手执皮鼓的舞姬供我作乐——难道我能忘得了嗎？在那时候，我这仁慈的皇上就脫下外面的龙袍，狂欢一番。难道我能忘記那些暗送秋波的美女嗎？在她們看来，我咀角微微一笑就是最高的奖賞。

呵，先生！二十年来，我一直过着偉大帝王的生活，我有百姓和軍队，王公和大臣，我的周圍是男女奴隶。这許多年，我享受着我的威权。

我說一句話，就是不可違抗的法律；我向左右看一

眼，就是必須执行的神聖命令。

这样过去了許多年。可是，我在演戏以后沒有可以讓我休息一下的家，又不喜欢和同事們到咖啡店去消磨时光。我听到他們的無聊談話，心里只会生气。剧院是我唯一安身的地方。我所有的余暇都是在剧院里度过的。剧院的布景和道具陪伴了我一生。大家都說我是皇上，是發号施令叫臣民服从的人。

有一天，查希尔先生找我到他的办公室里去。他客气地迎接我，遞給我一支香烟。我点着烟以后，他就开始講起我的戏剧活动，夸奖我的天分。

“馬赫孚斯先生，你当然知道我很喜欢你，很重視你。你知道，我非常感謝你替我服务，所以我想給你一些獎賞。”

我很感激地看了他一眼，說：

“先生，你对我很滿意，我觉得这就是最高的獎賞了。”

“演員的道路是艰难困苦的，干这行职业需要付出巨大的劳动。你已經在我們这里工作二十年了，你和我們同甘共苦，你把一生的精力都獻給我們，使我們利用了你一生的精华。現在我們該考慮一下你的休養問題了。我們決定不讓你再工作，但是薪水照样發給你。”

我弄得莫名其妙，就問道：

“你想要解雇我嗎？”

“是的。不过，你照常可以領全部薪金。”

我一句話也沒有回答，低下了头。我的思想混乱了，我的眼前出現了一幅幅的圖画：瞧，在我的房間里挤滿了朋友，其中也有我的王公大臣；瞧，我的奴隶和衛士們一聽說我要退位，都來向我告別。我听见悲哀的乐声，我看見自己走下宮殿的大理石丹墀，我看見我的臣民匍匐到我的龙袍边缘上，抹着惜别的眼泪。

查希尔說話的声音使我清醒过来：

“你怎么啦？清醒一下吧，馬赫孚斯先生！”

我眼睛里充滿了泪水，看了他一下。

“真奇怪，你好象很不高兴？”

我上去握住他的手。

“我的先生……先生！我不要薪水。我什么也不要。請允許我在你的剧院里工作吧，不必給我錢。請不要把我赶走吧！”

“先生，这是哪里的話？我并没有赶你呀。我只是要給你应得的报偿。你再稍微想一下吧。你一定是太累了。你去休息休息，仔細想想，然后再来找我。我們还要談一談。”

\* \* \*

查希尔先生沒有接受我的請求。演員們都責备我，他們都称贊查希尔高尚和慷慨。我明白自己的錯誤以后，就放下工作，在离剧院老远的地方租了一間房子，決

定远远躲开剧院来度过自己的残年。我不希望有任何东西使我想起舞台，免得徒增烦恼。我决定认命了，既不生气，也不发牢骚。但是，我的行动还是和在演戏的时候一样。我尽量和街坊在一起，因为他们能够百般安慰我，使我解闷消愁。

我在那个地方住了三个月。我老实告诉你，先生，这一段时间我过得很平静。我的新朋友都很喜欢我，我也同样喜欢他们。我在咖啡店里和他们相会，在那里度过傍晚。他们常常请我讲自己的生平，我也很乐意回想我在舞台上的帝王生活。喝上几杯酒，我就觉得自己又成了皇上，我又看见了雕梁画栋的宫殿，摆满珍海错的膳桌和镶着宝石的金樽。

我的周围是一些普通的人，但是，我好象看見他們匍匐在我的面前，我好象听见悠扬的音乐，击剑和战鼓的声音萦绕在我的耳边。

我就是这样和自己的新朋友消磨时光。我回到家里倒头就睡，梦里依旧过着宫廷生活，我发出敕令，享受自己的权柄和威力。

是的，先生！我說老实話，这三个月我过得太平。

一天晚上，我到咖啡店去，看見桌子上放着一张戏报。我拿了起来，但是决心不去看它。我觉得很奇怪，这张戏报怎么会跑到如此遥远的地方来。这是偶然飞来的呢，还是命中注定的呢？它怎么会落到我手里呢？后来

我还是把戏报打开了，我的心砰砰地跳起来，我的眼睛眩晕了。因为我从戏报上看到，今天晚上查希尔先生的剧团要演出“王中之王”——这是使我成名的拿手好戏。我知道了，查希尔将要亲自扮演仁慈的“王中之王”的角色……

我不由自主地离开咖啡店，撒腿往前跑。人们很惊奇地看着我的后影，打听出了什么事情。但是我仍然往前跑，一句话也没有说。我费了好大力气跑到剧院，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在一个黑暗的墙角站下。我休息了一会儿，从小门走进剧院，谁也没有看见我。

检察官先生！现在使我心里最不安的，就是你不了解剧院，不懂得剧院的精神。你没有在神圣的舞台上站过，你没有对剧院发生过兴趣，你一定体会不到我重新置身于自己所熟悉的环境时的心情。我的心头涌起一桩桩的往事，我最近三个月来失掉的热情和力量又都回到我的身上。我相信我能够创造出奇迹来。于是，我就跑到衣箱那里去，取出“王中之王”的龙袍、皇冠和权杖，开始穿戴起来。我化了装，然后对着镜子打量自己。

真主呵！他——“王中之王”——复活了，又回到自己的世界里来了。我已经感觉不到名叫马赫尔斯的人了。是的，假如他是一个小人物，是一个愿意过下等生活的流浪汉，我怎么能感觉到自己就是他呢！

我走上舞台，我的帝王的美髯很威武地飘在胸前。打

火把的和打小旗的在两边伺候着我，兵士們举着长矛迎接他們的主子，喇叭声报告我的来临。我走进金鑾殿，它沒有一点变化：金柱依旧那么雄偉，玉璧依旧鑲着珍宝，宝座上挑着紅天鵝絨的华盖。王公大臣在宝座周围侍立着。

我到底又回到自己的王国来执掌政权了！我迈着君主的庄严的步伐向宝座走去，向大家微微笑着。可是在这时候，我看到宝座上坐着一个我不認識的人。我仔細一看，原来他也是“王中之王”。我非常憤怒，忘其所以，就叫他滚开，因为他是一个篡位的家伙。他断然拒絕了。我忍無可忍，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就用力举起权杖打去，然后失去了知觉。

此外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随后人們就把我送到你这里来了。

先生，这就是我的情况！現在你可以相信我不是杀害查希尔先生的凶手了吧？

## 納德日雅

馬赫穆德·台木尔

### 1

在阿什一沙瑪利赫村，阿瑪爾·阿斯一薩達維族長和他的朋友扎卡利亞族長在自己家里吃早餐。阿瑪爾·阿斯一薩達維默默地坐着，低垂着头，神色憂慮不安，彷彿他的思想漫游到另一個世界去了。他偶爾把手伸到盤子里，拿起一片面包，機械地放入口中。

這時，老女仆烏姆·莎利比亞非常慌忙地走進屋來，她弯下身子向阿瑪爾·阿斯一薩達維族長低声說了些什麼。他一聽到她的話，突然哆嗦一下，眼睛充滿了血絲，怒沖沖地瞅了她一眼，叫道：

“我的女兒納德日雅回來了嗎？我沒有一个女兒叫這個名字的！……走開，老婆子，要不我就拿手杖打破你的頭！……”

他抓起手杖舉向老女仆，她駭得從房里跑出來。

阿斯—薩達維族長注意地看了看自己的朋友扎卡利亞，激動得斷斷續續地說：

“十年前，我把她像一條狗似地從這兒趕了出去。她哭着請求寬恕，但是我怎麼能够原諒她？她那永遠洗不掉的耻辱玷污了我的名譽。由於她的緣故，我成了全區人們的笑柄。我從此對誰都抬不起頭……不，我對她並不殘忍。按她的罪過說，她早就該死了。”他用拳頭捶着胸膛，繼續說道：“她十六歲的時候使自己的父親受到耻辱。她瞞了我整整一年。她住在我家裡，就在我身旁，她為自己的罪過感到苦惱，可是我一點兒也不曉得……”

扎卡利亞開始安慰自己的朋友，不久，兩個老人重新靠近餐桌，阿瑪爾·阿斯—薩達維低垂着頭，又陷入了沉默。扎卡利亞起身和主人告別後便離開了。剩下了阿斯—薩達維一個人。他想起遙遠的過去，那時他的女兒納德日雅還是一個小姑娘，他把她放在肩上，逗她玩……回想起他怎樣和她到田里去，任她牽着水牛到她想去的地方……想起了她在集市上給自己挑選糖果……他看見她笑咪咪地、像一只溫順的鴿子般在他身旁飛來飛去。她跑到他面前來，把頭躲在他的懷抱裡……可是到了睡覺的時候，他把女兒的頭靠在自己的膝上，像一個慈愛的媽媽那樣給她唱歌，講故事。

眼泪從他眼中流了出來。他伸手拿起了可蘭經，想讀，可是他的眼睛茫然若失地東張西望。

烏姆·莎利比亞出現在門口，她緩慢地、胆怯地挨近族長，但是他並沒有看到她。于是這女仆坐在他旁邊，不聲不響地拍拍他的腿。發覺烏姆·莎利比亞來了，他馬上站起來氣汹汹地向她說：

“小心！別跟我講她的事！”

烏姆·莎利比亞抓着他的外衣，含着眼淚懇求道：

“發發慈悲吧，老爺，發發慈悲吧！難道还有什么比慈悲更好的東西？”

“我不懂什么是慈悲！”

阿斯一薩達維全身都顫抖起來，臉紅了臉。烏姆·莎利比亞對他說：

“她在我的家里……等着你呢。要不是害怕的話，她就會到這兒來伏在你的腳邊了。”

阿斯一薩達維族長使勁把她推开，喊道：

“走開……離開這兒！”

“她想見你……她要死了呀！”

“那就讓她到地獄里去……”

“你的女兒後悔了，為了要死在你的懷抱里，她回來了。”

族長怒不可遏，從家中跑了出来。他不知道上哪兒

去、干什么去。空气热得好像是在一个熾燃着的火爐里。老族长仿佛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在反反复复地说：“納德日雅回来了，納德日雅回来了呀！”

这句話合着他的脚步的节拍重复着，好像是他的脚步单调地敲出来的。后来話声更响了；他在牲畜蹄子的得得声中，在树叶的沙沙声中也听到了这句話。甚至遇到熟人向他問安，他也感到他們在重复这句古怪的話。他听到这句話在他身上也發出声响，并且在他的心里引起了回声。

阿瑪尔·阿斯一薩达維族长好像是摸索着慢慢走去。他的样子既可怕，又可怜。他想到咖啡館里去，哪怕只能稍微摆脱这个声音一会儿也行，但他犹豫了一下，走得更快了，像是怕耽誤了约会……

他猛然清醒过来，曉得已經来到了一座他很熟悉的房子前面。他哆嗦了一下，呆呆地立在門前，突然大声喊：

“納德日雅，你在哪兒？……你在哪兒？”

族长迅速地走进房去，看見在自己面前，一个孱弱消瘦的人躺在地板上。他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

“我在这兒，父亲。”

阿瑪尔族长扑向他的女兒，眼泪直淌，喘不过气来。

“納德日雅，我亲爱的女兒！……納德日雅，我的小女兒啊！”